

轻阅读
书系

我的琴将为你弹奏，我的口将为你歌唱。我将使你成一种新的花，留着我永远悲苦的记号。

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 爱情故事

郑振铎 译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轻阅读
书系

希腊罗马神话 与传说中的爱情故事

郑振铎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郑振铎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爱情故事 / 郑振铎译. —
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5.6
(轻阅读)
ISBN 978-7-5470-3613-6

I. ①希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神话—作品集—古希腊
②神话—作品集—古罗马 IV. ①I1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68817号

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爱情故事

责任编辑 邢和明
出版者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
联系电话 024-23284090 010-57454988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
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50mm×215mm
印 张 11.5
字 数 120千字
书 号 978-7-5470-3613-6
定 价 23.00元

丛书所有文字插图版式之版权归出版者所有 任何翻印必追究法律责任
常年法律顾问: 徐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 010-57262357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10-57262361

序言

年少读书，老师总以“生而有涯，学而无涯”相勉励，意思是知识无限而人生有限，我们少年郎更得珍惜时光好好学习。后来读书多了，才知庄子的箴言还有后半句：“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”顿感一代宗师的见识毕竟非一般学究夫子可比。

一代美学家、教育家朱光潜老先生也曾说：“书是读不尽的，就读尽也是无用。”理由是“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，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”，可见“英雄所见略同”。

当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很多人感慨抽出时间来读书俨然成为一种奢侈。既然我们能够用来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宝贵，而且实际上也并非每本书都值得一读，那么如何从浩瀚的书海中挑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书，就成为一项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工作。于是，我们编纂了这套“轻阅读”书系，希望以一愚之得为广大书友们做一些粗浅的筛选工作。

本辑“轻阅读”主要甄选的是民国诸位大师、文豪的著

作，兼选了部分同一时期“西学东渐”引入国内的外国名著。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期的作品作为我们这套书系的第一辑，原因几乎是不言而喻的——这个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大时代，只有春秋战国等少数几个时代可以与之媲美，而且这个时代创造或引进的思想、文化、学术、文学至今对当代人还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当然，己所欲者，强施于人也是不好的，我们无意去做一个惹人厌的、给人“填鸭”的酸腐夫子。虽然我们相信，这里面的每一本书都能撼动您的心灵，启发您的思想，但我们更信任读者您的自主判断，这么一大套书系大可不必读尽。若是功力不够，勉强读尽只怕也难以调和、消化。崇敬慷慨激昂的闻一多的读者未必也欣赏郁达夫的颓废浪漫；听完《猛回头》《警世钟》等铿锵澎湃的革命号角，再来朗读《翡冷翠的一夜》等“吴侬软语”也不是一个味儿。

读书是一件惬意的事，强约束大不如随心所欲。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泡一杯清茶，拉一把藤椅，在家中阳光最充足的所在静静地读一本好书，聆听过往大师们穿越时空的凌云舒语，岂不快哉？

周志云

目 录

叙言·····	1
大熊小熊·····	4
勒达与鹅·····	8
欧罗巴与牛·····	12
阿波罗与达佛涅·····	15
玉簪花·····	19
向日葵·····	22
恩底弥翁的美梦·····	25
乌鸦与柯绿妮丝·····	29
爱神的爱·····	32
巨人的爱·····	54
史克婊与喀耳刻·····	59
喀耳刻与辟考斯·····	63
象牙女郎·····	67

美婊与其父	71
阿多尼斯之死	78
歌者俄耳甫斯	86
白比丽丝泉	95
仙女波莫娜	103
那耳喀索斯	108
柏绿克丽丝的标枪	114
赛克斯与亚克安娜	126
潜水鸟	136
伊菲斯	140
俄诺涅与帕里斯	144
潘与西冷克丝	153
勒安德洛斯与赫洛	155
根据与参考	162

叙言

前年十一月的前后，我正在伦敦的浓雾中住着。白天大都在不列颠博物院的阅览室中看书，五点多钟出院以后，又必到对门几家专售旧书、东方书的铺子里走走。当时，我颇想对于某一种东西，有比较有系统的研究，所以看的书多半是关于这一类的，买的书也多半是这一类的。过了二三个月之后，还是没有把捉到什么，只不过在大海里捞摸几只针似的，零星的得到一点东西；或者可能说，是略略的多看一点绝版的古书，多购到几部无人顾问的旧籍而已。偶然，心里感到单调与疲乏，便想换一方面，去看看别的书。手头恰有一部 J. G. Frazer 译注的 Apollodorus 的 “The Librady”，便常常的翻翻。每翻一次，便多一次为他的渊博无伦的注解所迷醉了。Apollodorus 的本文，原来不过是一种古代神话的干燥的节录而已，然而 Frazer 的注却引人入胜，处处诱导你向前走。于是我便依了他的指导，陆续的去借阅许许多多的关于这一类的书。他所译注的另一部六大册的 Pausanias 的 “The





Description of Greece”，也天天放在我案头。我本来对于希腊的东西，尤其是神话，有些偏嗜，这么一来，更炽起我对于希腊神话的探求心来。我几乎忘了几个月来专心致志去研究的某一种东西了。我暂时归还了一切使人困疲的关于几个月来所研究的那一类的书。我在一大堆借来的参考书中，在白昼也须开着的灯光之下，拣着我所喜欢的几十段故事，逐一的译述出来。积有成稿时，便寄回上海，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，结果便成了这么一册《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》。当时，我还要将这些故事，不管是不是我自己所喜欢的，全都译述出来，后来因为另有别事，便将这个工作又搁了起来，直到了现在。将来继续写下去时，还不知在什么时候，所以先将这么一小册出版了，也许可以作一种“引玉”的砖，借以激起对于希腊罗马神话有兴趣、有研究的先生们全部译述的雄心。“恋爱故事”一个名辞原不十分妥善，但因为这里所叙的全系关于恋爱的故事，所以暂时也不必归纳到“神话与传说”这个总题目之下，而仍让她独立着。将来如果能继续的将全部神话与传说译述完毕时，当然要将这二十多篇故事一一返本归原的；如果在几年之内没有继续的可能，则只能让这部畸形的“恋爱故事”独立存在着了。

这里的故事，其来历都一一的注明，请读者参看卷末的“根据与参考”。只有“勒达与鹅”一篇，文句全是我自己的，“歌者俄耳甫斯”一篇，也有一小半是我自己的补充。然而其所叙述的骨干却仍不曾违背了古老的传说。

这里所插附的插图，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在伦敦、利物浦、巴黎、罗马、那不勒斯、佛罗梭斯、威尼斯诸地所搜集到的。

特别是 Raffaello 所绘的几幅顶画壁画，我们似乎还没有别的地方见到过。这些顶画壁画，现在罗马的 Farnesina 别墅中。这个别墅有 Raffaello 的顶画的厅室，本是公开的，我去的时候，却正在闭门修理，所以始终没有瞻仰原画的机会，至今心还耿耿。

本书的索引是王少椿君的工作。本书的装帧，则出于钱君垞君之手，我对于他们应该特别的表示感谢。叶圣陶君的有力的校阅与修改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。

1929 年 1 月 15 日于上海





大熊小熊

朱必特 (Jupiter) 在阿耳卡狄亚 (Arcadia) 地方走来走去，偶然看见那里有一个美貌的处女，便双眼盯住了她，似乎骨头里生了火焰，爆发出新的力量来。她的名字叫做卡利斯托 (Callisto)，她不在家中织布纺纱，做女郎们常做的事；她的美发不加修饰，仅用一条白带束着，外衣紧紧地裹住身，手里有时执着银光闪烁的长矛，有时则执一张轻弓。她是狄爱娜 (Diana) 的女伴，没有一个仙女比她更为狄爱娜所喜的。现在，太阳刚刚经过中天，她为避那热光，走入一座阴凉的森林中；她把箭袋从肩头卸下，把弓放在地上，就仰卧在绿草芊芊的荫地，她的头轻轻枕在花纹精致的箭袋上。朱必特看见她这样的独自躺在地上，没有一个保护的人，便自念道：“我去偷偷地拥抱她，我的妻一定不会知道的；即使她后来会知道，难道她的愤怒竟能使我放弃了这么难得的幸福么？”立刻，他便变化成了狄爱娜的形状，他问道：“美丽的仙女，你刚才在什么地方打猎了来？”仙女从地上跳起。他微笑着，

双手拥抱住她，又热切，又有力，不像那位处女神往常的神情。她正要答说她刚才在哪个森林中打猎的，他却温和的抚摩着她，止住了她的话。后来他的粗暴的行动，把他的真面目露出来了。她虽尽力的抵抗——唉，约诺 (Juno) 如果在此见她这样的抵抗，后来一定不会那么酷待她了！——但一个女郎，怎么能够抵抗得过朱必特呢？最后，他满足了欲望，回到天上去了。她觉得一株株的高树似乎都长出光亮的双眼，看见她所做的罪恶，心里很不高兴，便飞奔出了林中，几乎忘记了她的箭袋与轻弓。

狄爱娜与一班侍从的仙女们这时正到山中来，她猎得了不少的野兽，心里十分骄傲，她瞥见卡利斯托，便叫她到面前来。卡利斯托起初退却了几步，抖抖的，以为朱必特又变了狄爱娜的形状来了。但当她看见了围侍着狄爱娜的仙女们，就知道她不是朱必特变的，立刻出来加入她们的队中。唉，心中有了污点，一定表现于脸上，再也瞒不过人！她的双眼总是羞涩的望着地上，不再像往常一样紧随在女神的左右了，也不再在仙女们的前面第一个飞跑了；她默默不语，脸羞红不堪，这显然是做了什么亏心的事。然而狄爱娜不曾注意到。据说，她的仙女们却曾起过疑心的。明月圆了九度之后，女神进一座阴凉的森林，那里有一条泉水淙淙作响地流着。女神极口称美这个幽静的所在，便用足触着清凉的水，也很喜欢它的澄明，她说道：“这里没有人窥探，我们都脱了衣服，在这清水中沐浴一会罢。”别的女郎都高高兴兴地脱了衣服，跑入水中，嘻嘻哈哈地笑闹着；只卡利斯托满脸通红，一个人默默地立在岸上，迟之又久，不肯脱衣服。于是她的伙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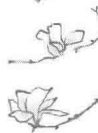


环立在她四周，不顾她愿不愿，强迫脱去她的衣服。她裸体了，她的罪恶便被发见了。她神志昏乱，想用双手去遮掩那怀孕的大肚。女神怫然变色，叫道：“去罢，不准玷污这圣水！”立刻，她将卡利斯托逐出了侍女的队伍，再也不许她出现于她的面前。

这时，朱必特的妻约诺早已知道了这事，久想得到一个机会使她受到痛苦，报复自己的仇恨；现在再也不能迟延了，因为小阿耳卡斯(Arcas)已经出世了。这像在约诺的妒火上加一把干柴，她脸若冰霜地望着新生的婴孩，叫道：“够了，下贱的淫妇；就这一个小东西，已完全证明你给与我的损害，以及我丈夫的卑鄙下流了！但你将逃不了我的报复；我要摧毁在朱必特眼中看来那么可爱的你的容貌。”她说着，一手握住卡利斯托的头发，把她拉到地上去。卡利斯托伸出双手哀求，但是她的白臂开始长出鬃鬃的黑毛来，她的手成为尖锐的利爪，她的红唇，为朱必特所爱好的，如今成为血盆似的大口了。约诺还怕她的祷告恳求的话会达到朱必特的耳中，便将她说话的能力也剥夺了；粗涩可怕的号叫声从她喉中发出。她虽然这样变成了一只黑熊，她的心却仍是从前的心；她不住地号叫着，宣泄她的忧愤，还时时举起新生的脚掌向天；她虽不能开口骂朱必特的忘恩负义，她心里却以为他确是这样的一个神。唉！她常常觉得不敢独住在无人的森林中，只想走近她的屋舍，流连在自己的田地与草场之上；她常常为自己的狗的吠声引到了山上，还以为自己是一个猎者。她常常忘记了自己是一只熊，不敢与同类相见；她怕见黑毛鬃鬃的熊，不知她如今也是其中的一个了；她也怕见目光闪闪

的狼群，不知她如今可以不必怕它们了。

她的儿子阿耳卡斯如今十五岁了，他完全不知他母亲的悲惨的命运。有一次他正带了猎网到森林中去，恰好惊起了他母亲。她看见阿耳卡斯便站住了，眼光炯炯地向他望着，像一个认识他的人一样。他惊退了数步，不知这是什么意思，也怕望见那双盯住在他身上的光亮的眼睛。他见她正欲向他走来，便挺起利矛来，预备要刺进她的胸；然而天神不准这事情实现，便把他们母子二人都带到天上去；他将他们放在天空里，成为邻近的两个星座，即是大熊小熊二星。我们至今每夜还看见他们熠熠的放着光明。约诺见她的情敌如今成了星座，位置在天上，心里虽十分愤怒，然而已没有方法再捉弄她了，她如今也成了一位女神了。





勒达与鹅

仙女勒达 (Leda) 长得身材秀俏，面貌娇艳，却从没有一个男人或男神或漫游于山泽间的好色的萨蒂尔 (Satyr) 之类来向她求婚；也没有一个神或人像顽蝇一样驱拂不去，追逐在她的后面。这因为她住在与外面世界隔绝的孤岛上；岛的四周都是丛生的芦苇，终年不经刈割，高过人头；那时只有野鹭成群，时来休止，从没有一个牧童曾经到过，也没有一只牛或羊曾在那里临流而饮。春夏的时候，葱绿的苇草怒生，其中当然间杂着隔年的断梗干叶；秋冬的时候，一片枯黄，弥望皆是，连湖水的影子都被遮蔽了。所以岛外的人只看见那里是一个荒岛，住在岛上的勒达也从不曾知道岛以外还有一个世界，她以外还有许多神与人。她随意遨游，称心而憩，不知经过了多少的岁月。她每每躺在树荫下的绿草上，远远地望着灰斑色或金碧间杂的野鹭，时起时落，或连天而飞，或投苇而止。此外她所见是天上浮云，自舒自卷，自聚自散；是朝曦初上，午日当空，夕阳斜照；是缺月挂于树梢，清光

泻于全岛；是繁星丽天，银河自转，熠熠发光，若相答语；她所闻是野鹭群鸣，凄悲透骨；是飓风过岛，芦苇有声；是微颺动树，枝条簌簌奏着雅乐；是骤雨落于枯芦，瑟瑟若冰雹的乱洒。她这样孤独地住着，无所谓哀，无所谓乐，也没有可喜的同伴，也没有触怒她的鄙夫。

然而有一天，她的环境，她的心境，却忽然地变了。这天她照常地卧在树荫下的草地上，懒散地看野鹭争食飞鸣，如明镜之照物，无所容心，也不复留影。忽然，远远的天空里显现一点洁如新雪的白点，不像浮云，不像雪片，它似乎发出闪闪的银光，映在蔚蓝的晴空，鲜明无比。这白点渐渐的近了，勒达不禁凝望着它，它似乎向着她飞来。到她看得清楚时，原来是一只羽毛雪白的鸟儿。它慢慢地飞落在丛苇旁的草地上。它的形状不像她见惯了的野鹭那么平庸而卑琐，它是雄健的，高视阔步，傲视一切的；它也不像野鹭那么怯弱地惊避着她，反而一步步向她走近。现在勒达看得更清楚了，它全身白色，一点瑕疵也没有，羽毛光泽而清洁，有一张橘红的扁嘴，一双橘红的蹼足衬托着，更显得俊逸可爱。它的身体肥圆健壮，头颈长而有致；短短而恰与全身相称的腿足，一步步不徐不疾地在嫩绿的草场上向她走近。她心里第一次觉到有了一件可喜爱的东西。它走近她身边，她用手抚摩它的羽毛同腻滑的头与颈，它驯良地任她抚爱着，似乎同她是老朋友。她的掌心触着它细腻光滑的毛片，起了一种温暖的腻感，这是她从来未曾感到的。除自己的肌体之外，她从未曾抚触过第二个生物。这种温暖的腻感，使她的心脏起了未之前有的颤动。她心里有些纷乱了，手软瘫无力地落





在它身上，不动也不移开。它却更接近她一步，将柔和而又健壮有力的头颈，在她脂玉似的美肌上摩擦着；她心里更迷醉了，她感到又暖，又腻，又痒；仿佛如新浴之后，穿上一件在温火上温过的光滑的丝缎袍一样。她躺在草地上，任它摩擦着。她再没有力量抵抗它了；它的颈如今抚摩着她的胸前，合了双翼的身体如今在她的腰部擦着，橘红色的扁嘴如今不住地触着她耸起的乳房，使她不能动弹一下，化了石头似的软倒在地上。她的双颊醉了酒似的现着红红的光彩，她的心头卜卜地急跳着，双眼微微地阖着；似睡非睡的她心里更感乱不定了。她的手自然地由它身上落下；她即欲立起逃避，已经不可能的了。她全身已经没有丝毫力气，她瘫痪了，她酥融了，她不复是她自己的，似乎全身融化而升华于晶天之上。她是完全昏迷过去了，她已经不知道她自己如今在什么地方了。她似乎已经沉睡，她似乎在做着一个小美梦，那梦境又迷离、又惆怅。等到她慢慢地醒来时，已经不见那只可爱的白鸟，她身上似乎还留着一缕温腻的颤感，还留着一丝抓不着痒处的微痒。她的身体还软软无力，不能起立。她似乎还看见那只白鸟在晴空里飞着，如一顶蓝帽上镶了一粒小而鲜明的白宝石。

这只白鸟乃是神与人之主朱必特变的。朱必特变了鹅与勒达恋爱，不久，勒达便生了一个蛋，在蛋中出来了两个孪生的男孩子，一个是卡斯托耳 (Castor)，一个是波吕克斯 (Pollux)。后来，她嫁了丁达洛斯 (Tyndareus)，又生了一个绝代的美人海伦 (Helen)。据另一个传说，朱必特和她所生的乃是波吕克斯与海伦二人，卡斯托耳与另一个女子克吕泰谟涅